



卷三 盗贼联盟【上】

*The Republic
OF Thieves*

[美] 斯科特·林奇 / 著
姚向辉 / 译

女士们，先生们！
帷幕拉开，乐声响起，
屏息以待吧，即将上演的是一场真正的好戏！



绅士盗贼

Gentleman Bastard: The Republic of Thieves

卷三 盗贼联盟（上）

[美]斯科特·林奇 著

姚向辉 译

Gentleman Bastard: The Republic of Thieves

Copyright © 2013 by Scott Lynch

First Published by Gollancz, an imprint of the Orion Publishing Group, London

Publishing by arrangement with Orion Publishing Group

Via The Grayhawk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2016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4)第205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绅士盗贼(卷三) 盗贼联盟 / (美) 林奇著; 姚向辉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16.8

(绅士盗贼; 3)

ISBN 978-7-229-11145-8

I. ①绅… II. ①林… ②姚…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095287号

绅士盗贼(卷三): 盗贼联盟(上下册)

SHENSHI DAOZEI(JUAN SAN): DAOZEI LIANMENG (SHANGXIA CE)

[美]斯科特·林奇著 姚向辉译

责任编辑: 邹禾 肖飒 方媛

装帧设计: 谢颖设计工作室

封面绘画: 锜

责任校对: 刘艳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南岸区南滨路162号1幢 邮政编码: 400061 <http://www.cqph.com>

重庆出版集团艺术设计有限公司 制版

重庆市豪森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 023-61520646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90mm × 1230mm 1/32 印张: 21.5 字数: 536千

2016年8月第1版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11145-8

定价: 74.80元

如有印装问题, 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 023-6152067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献给杰森·麦克雷

——他在生活中扮演了许多角色——



卡泰因

维尔维斯帕拉
(傍晚台地)

卡斯塔格拉维纳
(老城要塞)

行政官法庭

巴雷斯塔

麦尤岛

铁锤岛

拉克尔

阿加罗

海湖

科尔贝萨角

亚玛斐尔湖 (珠宝湖)



老 城 墙

尘土院

维尔比尔达
(绿色台地)

师匠岛

逐银区

玛拉卡泰因

萨尔维埃洛岛

沃尔哈拉岛

甘朵罗广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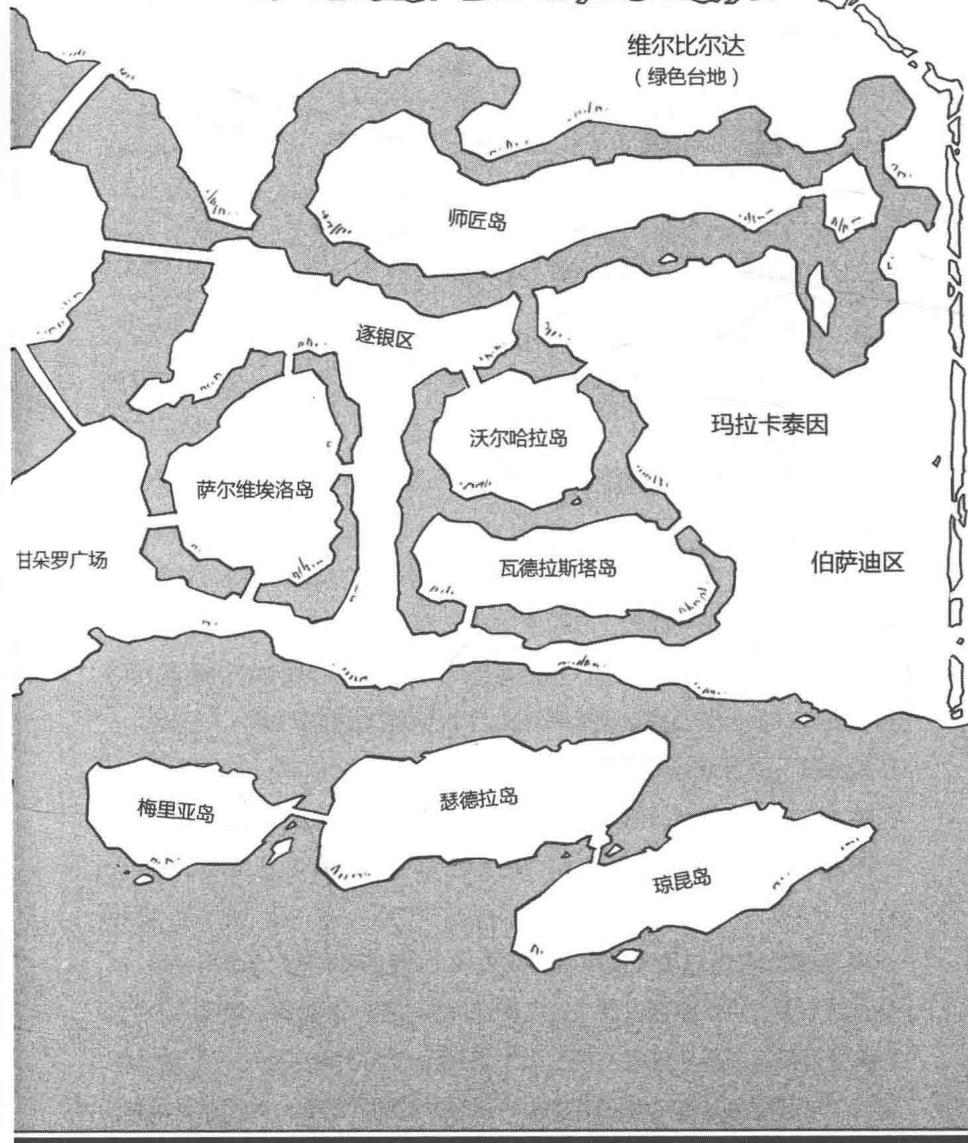
瓦德拉斯塔岛

伯萨迪区

梅里亚岛

瑟德拉岛

琼昆岛



目 录

序章 保 姆 / 001

第一部 她的影子 / 027

第二部 目标交错 / 221

第三部 致命的诚实 / 435

尾声 翅 膀 / 663

序章

保 姆

1

把百来号饥肠辘辘的孤儿盗贼放进充满拱室和地道的阴冷洞穴，头顶着昔日的坟场，再让一个半癯老人监护他们，很快你就会发现，管理他们成了一项微妙的工作。

古老的卡莫尔城，阴影山下的盗贼王国，盗贼导师还没有真的衰老，受他监护的肮脏孤儿做梦也不敢一对一反抗他。然而，他却时刻警惕潜藏在紧握双拳和嗜血冲动中的暴乱势头——在他的训练培育之下，暴乱的火苗每一天都会变得愈加凶险。他这条性命依赖于虚饰的秩序，而这种秩序在最好的时刻也比被打湿的纸张还要脆弱。

当然了，他的存在能在特定半径之内带来强迫性的绝对服从。无论任何地方，只要听得见他的声音，能被他的感官捕捉到越轨行为，孤儿就会温顺听话。不过，他毕竟总有醉酒、睡觉和瘸着腿在城里跑来跑去办事的时候，为了维持这帮乌合之众的秩序，他必须让他们积极地镇压他们自己。

他将阴影山块头和年纪最大的少年男女中的大多数塑造成荣誉卫兵，赋予他们虚假的特权和一星半点的所谓尊重。更重要的一点，他尽最大努力让他们每一个都生活在对他的极度恐惧之中。失败的代价永远是剧痛或即将领受的剧痛，异常不顺从的成员则会莫名失踪。没有人会做梦似的认为他们去了更好的地方。

因此，他保证了他选中的这群少数派时刻沉浸在恐惧中，没有其他出路，只能将痛苦强加于年龄和块头略逊他们一筹的孩童身上——同时也将恐惧传递下去——那些孩童转过身又去压迫更加弱小的一个阶层。不幸就这么一级一级分配给所有人，盗贼导师的权威如同地质压力，一直落到孤儿群落中最驯顺的边缘。

就其本身而言，这是一个值得赞美的体系，只要你不是凑巧属于最外围的边缘人物：个头最小、性格最坏、人缘最差的那些。对他们来说，阴影山的生活就仿佛每时每刻都有一只皮鞋踩着他们的脸。

洛克·拉莫瑞只有五六岁，也可能七岁——谁都不确定，也无所谓。他的个头小得出奇，性格坏得无人能及，人缘差得难以想象。哪怕他拖着脚走在一大群臭烘烘的孤儿里，身边有几十个同类，他依然是一个人。他自己对此也一清二楚。

2

集会的时间到了。阴影山下最糟糕的时刻之一。洛克四周的孤儿仿佛变幻莫测的河流，又像一片陌生的森林，处处暗藏杀机。

在这种环境下求生，第一条规则就是不能引来注意。孤儿大军压低声音说话，走向阴影山中央的巨大拱室，盗贼导师召唤他们去那里。洛克左右各扫一眼，这一招的重点在于既隔着安全距离找到欺压他人成性的家伙，又不和他们对视（那是第一等最可怕的错误），然后假装随意，在自己和所有威胁之间放上足够多的中立孩童，直到集会散场。

第二条是假如事实证明第一条不足以避开灾祸——这是常有的事——那就绝对不能做出反应。

人群在他背后分开。和所有被捕猎的动物一样，洛克拥有高度发达的避害本能。他有足够的时间抢先退缩，迎接落在两块肩胛骨之间的狠狠一

击。洛克撞在地道壁上，几乎站不住脚。

随着这一击而来的是熟悉的笑声：葛雷格·弗斯，大他几岁，体重两石，和卡莫尔公爵一样，都远远超出了洛克的报复能力。

“诸神啊，拉莫瑞，你这小家伙是多么虚弱和笨拙。”葛雷格单手按住洛克的后脑勺，推着他仍贴在湿泥墙壁上的整个身体向前走，直至他的额头撞上一根古老的地道撑梁，带来阵阵剧痛。“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妈的，你要是打算操蟑螂，蟑螂都会把你掀翻在地。”

附近的每一个人都哈哈大笑，有几个是真的觉得好笑，其他的是害怕被人看见没有笑。洛克继续跌跌撞撞往前走，他胸中怒火翻腾，嘴里却一言不发，就仿佛满脸泥土、脑门有个抽痛的肿包是完全正常的生活状态。葛雷格又推了他一把，但已经没用多大劲头了，他从鼻孔里哼了一声，挤开众人继续朝前走去。

装死。假装不在乎。否则几秒钟的羞辱就会变成几小时甚至几天的痛苦，否则几块瘀青就会变成折断的骨头——甚至是更可怕的结果。

孤儿的河流渐渐汇聚，这是一次少有的大型集会，阴影山的所有人差不多都来齐了，主洞里的空气比平时还要沉闷和凝重。盗贼导师坐在他的高背椅上，群聚的孩童几乎遮住了他的头顶，最年长的属下在人群中分开道路，各自占据了他周围的固定位置。洛克找到最偏僻的一面墙，紧紧靠上去，尽其所能扮演一片黑影。直到此刻，背后有了舒服的安全感，他才抬起手抚摸额头，放任自己沉浸在一瞬间的愤怒之中。他拿开手，指尖有滑溜溜的鲜血。

过了一阵，孤儿的流淌终于停歇，盗贼导师清清喉咙。

这是森多瓦尼第七十七年的一个悔罪日，也是处绞刑的日子。阴影山下的黑暗洞窟之外，卡莫尔公爵的臣民正在晴朗的春日天空下结绳圈。

“这件事多么令人不快。”盗贼导师说，“对，就是这样。公爵的执法铁臂掳走了我们的几个兄弟姐妹。真是可悲可叹，他们居然会松懈到被逮住的地步！唉。正如我经常拼命教导大家的，我可爱的孩子们，我们这门行当非常微妙，往往不被我们施展技艺的对象赞赏。”

洛克擦掉脸上的泥土。罩衫袖子抹上的泥土比擦掉的更多，但整理仪容的仪式能够镇定心神。就在他清理自己的时候，盗贼导师又开口了。

“悲伤的一天，我可爱的孩子们，真正的悲剧。但牛奶腐坏，你反而可以期待奶酪，对吧？哈，对！机会！今天这个处绞刑的日子，天气好得不合季节。这意味着人们的钱袋会塞得鼓鼓囊囊，而眼睛都死死盯着难得一见的奇景，是不是啊？”

他伸出两根弯曲的手指（很久以前折断过，愈合得很不好），表演一个人走出高台边缘，向前直冲而下，掉落在地后，两根手指痉挛般抽动几下。戏码，几个年纪最大的孩子咯咯怪笑。孤儿大军中有人轻声啜泣，但盗贼导师置若罔闻。

“你们三五人一组，全都给我去看绞刑。”他说，“让这一幕教你们记住恐惧，我可爱的孩子们！轻率，笨拙，想要信赖别人——今天你们会看见唯一可能得到的奖赏。要享受诸神赐予的生命，你们必须手脚灵活，拿了就跑。跑得仿佛地狱猛犬闻到了罪人的臭味！这样我们才能逃离绞架！今天你们要最后再看一眼几个朋友，他们就没能做到这一点。”

“但在回来之前，”他压低声音，“每一个人都要向他们致敬。不顾一切危险，偷上一大把钱币或珠宝；空手而归就要饿肚皮。”

“我们必须这样吗？”

这是一声绝望的呜咽。洛克听出说话的是塔姆，一个新来的饵子，处

于最最底层，甚至还没开始学会阴影山的生活方式。刚才啜泣的肯定也是他。

“塔姆，我的羔羊，没有任何事情是你必须做的。”盗贼导师的声音仿佛发霉的天鹅绒。他伸出手，穿过孤儿的人群，孩子们犹如肮脏的麦秆一般分开，最后他的手落在塔姆剃得精光的脑袋上。“可是，如果你不工作，我也就不需要伺候你了，对吧？请便，尽管脱离这次盛大的远征。冰冷的坟场泥土不限量供应，那就是你的晚餐。”

“可是……我就不能，呃，做些别的事情吗？”

“哎呀，你可以去抛光我的银质茶具嘛，只可惜我并没有。”盗贼导师屈膝跪下，暂时离开了洛克的视线，“塔姆，我有的只是这份工作，所以你要做的也是这份工作，明白了吗？好小伙子。勇敢的小伙子。眼睛里为什么淌出了两条小河，难道是因为外面在举行绞刑？”

“他们——他们是我们的朋友。”

“这只意味着——”

“塔姆，你这块小尿垫，把哀号塞回你该死的小屁眼里！”

盗贼导师猛地转身，刚才说话的人脑袋上挨了一巴掌，向后跌去。倒霉的家伙踉跄后退，孤儿的海洋里掀起涟漪，他窃笑的伙伴推了他几把，他这才站住。洛克忍不住微笑。看见仗势欺人的大孩子挨打，总能让他的心中暗喜。

“维斯林，”盗贼导师用危险的欢欣口吻说，“你莫非特别喜欢被人打断说话？”

“不——不……不，先生。”

“得知我们在这方面居然意见一致，我真是打心眼里高兴。”

“当……当然。对不起，先生。”

盗贼导师的视线回到塔姆身上，刚才仿佛蒸汽遇到阳光般消失的微笑，突然又回到了他脸上。

“就像我说的，我们那些朋友，我们将要哀悼的朋友。多么不幸啊。但他们的问吊，难道不是为了我们上演的好一场大戏吗？他们聚集起的人群，难道不是一颗熟透的李子吗？如果拒绝利用这样的机会，我们还算得上是什么朋友呢？忠实的朋友？勇敢的朋友？”

“不，先生。”塔姆喃喃道。

“太对了。既不忠实，也不勇敢。因此，我们要把握住这个机会，对吧？他们掉下去的时候，我们将用目不转睛的视线向他们致敬，好不好？”

“只要……只要您这么说，先生。”

“我当然这么说了。”盗贼导师敷衍地拍拍塔姆的肩膀，“去吧。绞刑将在中午开始；在这个该死的城市里，绳术大师是唯一准时的生物。谁要是迟到，我敢向你们保证，就必须花费十倍的力气补偿。保姆！召集你们的饵料和爪子，管好你们新来的兄弟姐妹。”

孤儿开始散开，年纪比较大的孩子召唤分配给他们的搭档和部属，盗贼导师拖着维斯林去洞壁边说悄悄话。

洛克嗤嗤坏笑，猜测今天自己要和谁搭档外出冒险。走出阴影山，有无数口袋等着被抓，无数花招等着去玩，无数大胆的盗窃罪等着去犯。尽管他明白自己之所以成为一个不合群的怪物，有一部分原因就是来自对偷窃的纯然狂热，但他绝对不会在这一方面约束自己，因为那就像他背上的一对翅膀。

阴影山下的虐待只是迎向光明之前他必须忍耐的惨淡，只有在工作时他才真正活着：心脏怦怦狂跳，手里捏着别人的值钱东西，拼命飞奔去安全的地方。就他这五六或者七年的经历教给他的，劫掠他人是全世界最美好的一种感觉，也是他拥有的唯一真正的自由。

“小子，你觉得你能改进我的领导技巧了？”尽管握力不足，但盗贼导师的双臂仍是成年人那样有力，他把维斯林按在泥墙上，像是木匠要把装饰物钉上墙壁。“以为我大声说话的时候，需要你的智慧指教？”

“不，大人！请原谅我！”

“维斯林，我的宝贝，我难道不是慈悲为怀吗？”盗贼导师假装随意地撩开旧大衣的一侧翻领，露出他永远挂在腰上的切肉刀的刀柄，刀柄底下有最微弱的一抹寒光闪过。“我原谅，我提醒。小子，你得到提醒了吗？彻彻底底的提醒？”

“绝对的，先生，真的。求求你……”

“那就好。”盗贼导师放开维斯林，松手让大衣落下去重新遮住大刀，“看来我们达成了令人愉快的共识。”

“谢谢你，先生。对不起。只是……诸神诅咒的塔姆哭了一早上，他还没见过任何人上绞架。”

“我们每个人都有头一回。”盗贼导师叹道，“只要他能顺来一个钱袋，就让那小子哭吧。要是他没做到，绞架就是他最好不过的老师了。不过，我要把他和另外两个问题放进一个必须特别照看的小组。”

“问题？”

“塔姆，因为他的敏感。还有个没牙。”

“诸神啊。”维斯林说。

“对，是啊，那个脑子生锈的小粪球，就算把双手缝在他屁股上，他也拉不进手掌心。虽然如此，对，他。塔姆。还有一个。”

盗贼导师意味深长地望向远处的角落，一个阴沉的小个子男孩抱着胳膊靠在墙上，望着其他孤儿组成各自的队伍。

“拉莫瑞。”维斯林悄声说。

“特别照看。”盗贼导师紧张兮兮地咬着左手的指甲，“只要有人盯着他，让他保持理智和谨慎，从他身上倒是能榨出许多钱财。”

“他他妈的险些烧掉半个城市，先生。”

“窄巷区而已，烧掉了多半也没人怀念。他为此领受了严厉的惩罚，却连眉头都没有皱一下。我认为那件事已经过去了。他需要负责的看管，免得玩出格。”

维斯林掩饰不住厌恶的表情，盗贼导师轻轻嗤笑。

“不是你，小伙子。我要你和葛雷格那只小猿猴负责掩护。要是有人得手，你们就帮忙引开注意力；要是有人被逮住，你们立刻来找我。”

“感激不尽，先生，非常感谢。”

“那是当然。哭哭啼啼的塔姆……缺根筋的没牙……地狱里逃出来的短裤魔头。我需要一根明亮的蜡烛给他们引路，去给我叫醒一个翻窗组。”

“哦。”维斯林咬住腮帮子。翻窗组得名于成员擅长传统撬窃，是阴影山孤儿里的正牌精英。他们被免除了绝大多数杂活，习惯只在黑暗中下手，得到允许每天睡到下午。“他们可不会喜欢这个。”

“他们喜不喜欢关我屁事，反正他们今晚没事做。给我找个精明的。”盗贼导师咬掉一块新月形的肮脏指甲，吐掉后在大衣上擦拭手指，“妈的，给我把萨贝莎叫来。”

5

“拉莫瑞！”

终于叫到了他的名字，而且来自盗贼导师本人。洛克小心翼翼地踏着泥土地面走向阴影山之主，盗贼导师在和一个小个子少年窃窃私语。

还有孩子在盗贼导师面前等候。一个是塔姆。另一个是没牙，这个不幸的白痴挨了大孩子的许多拳脚，最终带给他这个绰号。不祥的预感悄悄钻进洛克的肚肠。

“哎呀，人来齐了。”盗贼导师说，“三个勇敢的可爱小伙子。你们要在我的特别授权下，去执行一项特别任务。见见你们的保姆。”

高挑少年转过身。

她浑身脏兮兮的，和所有人一样。虽说在洞窟里炼金灯球的银色亮光下很难说得准，但她似乎有点疲惫。她穿磨破了的棕色马裤，宽松的长罩衫与原本的白色已经相去甚远，扎紧的方巾上又戴了一顶皮革水手帽，所以看不见她的哪怕一根头发。

但毫无疑问，她是个女孩。这辈子第一次，某种不需要练习的动物本能在洛克胸中苏醒，提醒他注意这个事实。阴影山有的是姑娘，但洛克从未仔细想过男女之间的区别。他猛吸一口气，意识到指尖传来阵阵刺痒。

她比洛克至少大一岁，高至少半英尺。尽管疲惫，但她拥有某些女孩天生的那种气势，使得男孩感觉自己像是鞋跟下的一只昆虫，洛克既没有那份口才，也缺乏用类似词汇描述这种处境的经验。他只知道她和他在阴影山见过的所有姑娘都不一样，站在她的面前，他感觉某种神秘和远比他广阔得多的东西触碰了他。

他想雀跃。他想呕吐。

他突然痛恨起了塔姆和没牙的存在，痛恨“保姆”这个词语的内涵，他渴望能做些什么事情——随便什么事情都行——去打动这个女孩。想到脑门上的肿包是多么难看，想到要和两个没用的鼻涕虫组队，他不禁面颊发烧。

“这是贝丝。”盗贼导师说，“小伙子们，今天你们由她负责。她说的话和我说的同样有效。双手要稳当，头脑要冷静。不许拖拖拉拉，严禁他娘的恶作剧。我们最不需要的就是你们滋生野心。”吐出最后一句的时候，

你不可能看漏盗贼导师投向洛克的冰冷眼神。

“非常感谢，先生。”贝丝的语气里没有半分热忱。她推着塔姆和没牙走向洞窟的一个出口。“你们两个，去门口等着。我要和你们这个朋友私下里说句话。”

洛克惊呆了——和他说句话？她猜到了他在当爪子和饵料上很有一套，猜到了他和另外两个完全不是一码事？贝丝左右看看，伸出双手按住他的肩膀，屈膝跪下。洛克的肚子里有只紧张的小动物翻起了跟头。她的视线降下来与他平行，绝不与人对视的老规矩不但被推到一旁，甚至完全从他脑海里消失了。

这时发生了两件事情。

第一，他坠入了爱河，尽管他要到几年后才明白这种感觉是什么，还有它将多么彻底地扰乱他的一生。

第二，她第一次直接对他说话，他会无比清楚地记住当时的话，那些字词将烙刻在他心中，直到当时的其他事情都已褪色变成半真半假的记忆。

她说：“你就是那个叫拉莫瑞的？”

他急不可耐地点点头。

“好，听我说，你个小屎蛋。我听过你的所有事情，所以你给我他妈的闭嘴，把那双不听话的手好好收在口袋里。我向诸神发誓，你敢给我惹来一星半点的麻烦，我就找座桥把你扔下去，不管谁去看都会是他娘的一出意外。”

6

突然感觉自己只有半英寸高，这种感觉并不好受。

洛克昏昏沉沉地跟着贝丝、塔姆和没牙从阴影山的黑暗洞穴走进临近